



續古文苑  
二

和16  
1200  
2





續古文苑卷第四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詩

申憤歌

周文 王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  
通鑑外紀幽閉牢狴由其言兮。遣我四人憂勤勤兮。  
無此二句紀幽閉牢狴由其言兮。遣我四人憂勤勤兮。  
通鑑外紀幽閉牢狴由其言兮。遣我四人憂勤勤兮。  
以下至末皆無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皇迄命  
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下不喪  
兮。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今樂錄與通鑑外紀同其文  
較琴操少十四句故錄之

龍蛇歌

周介子綏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於下志願不與  
蛇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墅龍得升天安厥房戶  
蛇獨抑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辛苦非樂龍伍  
快不眴顧馮詩紀載史記說苑新序呂氏春秋詩  
各不同而未采琴操故錄之○案緩諸書  
皆作推唯  
琴操如此

琴歌

周楚莊樊姬

忠言信兮從正不邪眾妾進兮繼嗣多此見渚宮舊  
事案琴操言  
信作諫行無從字進作  
夸余知古別有所出也

昭王反郢琴歌

周扈子

昭王反郢樂師扈子侍坐引琴而歌曰

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冤伍奢二子懷恨東奔  
吳創讎構禍破國都鞭尸戮骸丘墓屠賴申包胥人  
獲蘇王雖返國憂未徂此見渚宮舊事案吳越春秋  
全異余知古別有所出也馮詩紀但采吳越春秋故錄之

古歌辭

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

古詩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  
草木爲恩感沉人含氣血

古樂府罩辭

罩初何得端來得鮒小者如手大者如屨孝子持歸

遺我公嫗安得此魚適與罾迕從今以後但當求鮒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鋪成雲  
決渠為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歌見漢書溝洫志  
無水流竈下二句漢紀有之恐後人寫漢志脫交焉  
備訥詩紀止據漢書載入故持錄之以補史志文字不

譙君黃詩

巴郡譙君黃不事公孫述遣使賫藥酒懼之君黃  
笑曰吾不省藥乎其子瑛納錢八百萬得免國人作  
詩曰

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受命沒世遺令聲

案士女目錄高清太中大夫譙元字君黃閬中人也  
系白尚書郎譙瑛元子也范蔚宗書獨行有譙元傳  
子瑛附見但  
未載此歌

陳紀山歌

巴郡陳紀山為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虜獻眩王  
庭試之分公卿以為嬉紀山獨不視案范書本傳此

二年至順帝即位乃遷司隸京師稱之巴人歌曰  
築室載直梁國人以貞真邪娛不揚目狂行不動身  
奸軌避乎遠理義協乎民案士女目錄政事司隸校  
尉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  
范蔚宗書有傳  
但未載此歌

美嚴王思詩

漢應季先

巴郡嚴王思為揚州刺史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義送者賞錢百萬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崇散以為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之乃作詩曰

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遺愛式鏡後人案士女目錄政事揚州刺史嚴遵字王思

傷三貞詩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宜案士女目錄作祈妻義王元愨妻姬趙蔓君妻華執恭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亡處國人傷之乃

作詩曰

閒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風巴郡太守詩

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國人風之曰

明明上天下土是親帝選元后求定安民孰可不念

禍福由人願君奉詔惟德日新案志又有永建中郡守吳資歌二首馮訥

詩紀已采今不更錄

酸棗令劉熊碑詩三章

清和穆鑠寔惟乾以惟嶽降靈篤生我君服骨叡聖允鍾厥醇誕生岐嶷言協墳懃德震耀孝行通神

動履規繩。文彰彪績。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萎茂。夢刻像  
 霍鳴一震。天臨保漢。寔生勳明。試賦授夷。夏已親  
 嘉錫來撫。潛化如神。其神伊何。靈不傷人。  
 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之福。惟德之偶。淵乎其長  
 渙乎成功。暇民豫新。我通用行。則達以誘我邦。  
 賴茲劉父。用說其蒙。澤零年豐。黔首歌頌。

費鳳別碑詩

君舅家中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  
 庭。肝確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誄。懷之好音。司馬慕  
 藺相。南容復白珪。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

且思敘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之所言。其辭曰。

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  
 德襲爵。銀艾相亞。恢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  
 逸越而難繼。非羣愚之所頌。仁義本於心。慈孝著於  
 性。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清絜。瞭爾溼而不滓。恤  
 憂矜厄。施而不記。由近及遠。靡不覆載。故能闡令名  
 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  
 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  
 透虵之節。自公之操。年卅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  
 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靜而為治。匪煩匪擾。乾

乾日稷矜此黔首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宰司委職位  
思賢以自輔元懿守謙虛白駒以絜阻丹陽有越寇  
沒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長蓋危亂有不  
讓又畏此之罪罟而牧爰止其師旅鳩若飛  
鷹鷄墟若夫墟虛彊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撫簡在上  
帝心功訓而特紀輜輿宰堂邑基月而致道視  
遂據亏卿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鳩與女  
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為歡喜不悟奄  
忽終藏形而匿景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莒道阻而  
且長望遠淚如雨筴馬循大路奉裳而涉洧悠悠歌  
黍離思黃鳥集兮楚惴惴之臨穴送君於厚土嗟嗟

編類四 五

悲且傷每食不飽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  
感渭陽悽愴益以甚諸姑咸辟踊爰及君伯姊孝孫  
字元宰生不識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纓杖世所  
不能為流稱於鄉黨見吾若君存剥裂而不可已壹別  
會無期相去三千里絕翰永怆慨泣下不可止

怨詩并序 漢張衡

秋蘭咏嘉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  
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馬訥詩紀張博百三名家皆缺序故錄之

刺巴郡守詩

孝桓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為巴郡守貪財重賦國人

續范日

刺之曰。狗吠何誼誼。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為。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置。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思治詩

漢末政衰。牧守自擅。巴郡民人思治。作詩曰。

混混濁沼魚。習習激清流。温温亂國民。業業仰前修。

董逃歌詞

魏武帝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

景圖命盡於園桑。案今本魏志注逃作卓乃不知樂

武帝集沿其誤今訂正錄之

夏詩

魏文帝

夏時饒温和。避暑就清涼。北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嘉節重疊來。珍果在一傍。碁局縱橫陳。博奕合雙揚。功拙更勝負。歡美樂人腸。從朝至日夕。安知夏節長。

猛虎行

魏明帝

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潤其柯。綠葉何落落。青條視曲阿。已上二句見御覽九百五十六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是窠。

詩

魏劉楨

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



季冬詩

晉傅

元

季冬時慘烈猛寒不可勝嚴風截人耳素雪墜地凝  
林上飛霜起波中自生冰未夕結重衾崇朝不敢興

炎旱詩

晉傅

元

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  
一滄重丘山哀哀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

上巳日帝會天淵池

晉潘

尼

青春暮月六氣和理律應姑洗日惟元巳谷風散凝  
微陽戒始春服既成明靈降祉四句亦見御覽三十首  
藹藹疎圃載繁載榮淡淡天淵載淥載清上

見初學記四

遊西岳詩

晉潘

尼

駕言遊西岳寓目二華山金樓虎珀階象榻瑋瑁筵  
中有神秀士不知幾何年

秋詩

晉張

載

靈象運天機日月如激電秋風兼夜戒微霜淒舊院  
嘉木殞蘭圃芳草悴芝苑嚶嚶南翔鴈翩翩辭歸燕  
玉肌隨爪素噓氣應口見歛襟思輕衣出入忘華扇  
觀物識時移顧已知節變

愁霖詩

晉傅

咸

舉足沒泥濘市道無行車蘭桂賤朽腐柴粟貴明珠  
白志詩

晉于

寶

壯士稟傑姿氣烈有自然俯仰辟雍中胡能救世艱  
闕輩代縫掖兜鍪易進賢

採菊詩

晉袁宏

息足迴阿圓坐長林披榛卽澗藉草依陰

詩

晉江道

巨鼈戴蓬萊大鯤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三州移

瑞雪詠

宋謝莊

元管洽幽詩平火洲滅日壑清龍關沙蒸河傲雲驚  
晷未沉而井闕寓方霾而曳曳下當山飛白雪叶中  
符而掩皇州降千而瑞神世始益蓋以蕤轉終併  
徊而煙曳狀素鏡之晨光寫金波之夜晰晰景兮便

娟冠集靈兮藹望仙溢迎風兮湛承露且臨華兮被  
通天幕遙途而界遠綺麗青輝而鏡列錢及其流綵  
猶搏凝明亟積郊隰均映江巒齊奕審伊宮之踰丈  
信鉞阿之盈尺洞秋方之玉園果仙京之珠澤若夫  
貞性賁道潤德暉經載塗演其楹同雲宣其靈既昭  
化於衛術亦闡義於齊庭結秋竹之麗響引幽蘭之  
微馨竊惟鴻化遠泊元風遐施浹緯稱祥磬挺作瑞  
調露之樂既興大閨之歌已被春光兮冬澤長無愆  
於平施此篇詩紀百三  
名家集皆不載

山夜憂

宋謝莊

庭光盡山羽

詩紀歸松昏解渚幌稀

已上二句

流風

流風

乘軒卷明月緣河飛迺西世亂幽深出藥嶼而淹  
留過香潭而一憩嶼側兮初薰潭垂兮益蓋或傾華  
而闕景亦轉綵而途雲雲轉兮四岫沉景闕兮雙路  
深草將濡而垌晦樹未颺而澗音已詩上十二澗鳥鳴  
今夜蟬清橘露靡兮蕙烟輕凌別浦兮值泉躍經喬  
林詩紀兮遇猿驚躍泉屢環照驚猿亟啼嘯徒芳酒  
而生傷友塵琴而自弔弔琴兮悠悠影感兮心媿逢  
鏤山之既遲承潤海之方流身無厚於蝸蠹恩有重  
於嵩丘仰絕炎而締愧謝淚河而軫憂夜永兮憂綿  
綿晨寒起長淵已詩上十四南舉詩紀別鶴佇行詩紀  
行漢東鄰孤管入青天沉痾白髮共急日朝露過隙

續苑四

九

詎餘年年詩紀年下有既字去兮髮不還金膏玉瀝豈留顏  
迴舫有既字拓繩戶收棹掩荆關此篇詩紀百三  
名家集皆不全

懷園引

宋謝莊

鴻飛藝文有萬里飛飛河代藝文起辛勲越霜霧聯  
翩逝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山藝文無舊舊海悠且  
長迴首瞻東路延翻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  
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鴈不還風肅幌兮露濡  
庭漢水初綠柳葉青朱光藹藹雲英英新藝文離禽啾  
啾又晨鳴菊有秀兮松有蕤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  
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悲軒身池鶴戀階墀豈  
忘河渚捐江湄藝文無試託意兮細藝文芳蓀心綿

續苑四

九

續苑四

十一

綿兮屬荒樊想綠蘋藝文有今字既冒沼念幽蘭藝文有今字

已盈園反字天梅藝文挑晨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蕪石

路宿草塵蓬門藝文無此遭吾遊夫鄢郢路脩遠以

蔡紆羌故園之在目江與漢之不可踰目還流而附

音候歸煙而託書還流兮潺湲歸煙容裔去不旋念

衛風於河廣懷郢詩於岷泉漢女悲而歌飛鵲楚客

傷而奏南絃武巢陽而望越亦依陰而慕燕詠零雨

而卒歲吟秋風以永年此篇見藝文類聚六十五其

載皆同藝文類聚但細

作何樹作桃殊勝石刻

長笛弄

宋謝莊

月起悠悠■當軒孤管流■鬱顧慕含鞞含楚復含

秋青苔蔓熒火飛騷騷落葉散衣■夜何長君吹勿

近傷夜長念絲絲吹傷減人年此篇詩紀百三名家

云瑞雲詠山夜憂懷園引長笛弄莊集中不載石刻有識

祕異之文故莊手書珍惜不傳於世也之肖再識

以服散鎗贈殷鈞別

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骨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為切

執以代疎麻長貽故人別案藝文類聚七十三載此

筠作均百三名家吳朝請集依詩紀收

於萊城東十里與諸門徒登青陽嶺太基山上

四面及中墳掃石置仙壇後魏鄭道昭

尋日愛丘素嗟月開靖場東峯青煙寺西嶺白雲堂

朱陽臺望遠元靈崖色光高壇周四嶺中明起前峒

賣苑四

二

神居杳漢眇接景拂霓裳微三四子披霞度仙房  
瀟灑林石繚章空谷和鳴磬風岫吐浮香  
令虛昊鬱鬱遶松梁伊余莅東國杖節牧壘  
乘務惜暫暇遊此無事方依巖論孝老斟泉語經症  
長文聽遠義門徒森出行門謝念歲述幽衿燭扶桑  
栖槃時自我豈云蹈行藏

與道俗人出萊城東南九里登雲峯山論經

書

後魏鄭道昭

請覺鏡津浮生慙人職辟志訪遊雲峻期登陟  
拂衣出州緩步入煙域苔替逕巖巖星路逼  
霞木左鳳駕虛垓披衿九賢合蓋高嶺極

崢嶸非林巒迭峻嗽雙闕承漢開絕巖虹縈劫  
澗岨禽朝迷竇狹鳥過亟層穴通月之飛岫陵地億  
迴首昉京關連州萊卽還濟河漸未塵玉食  
藏名隱仙丘希言養神直依微姑射蹤朱臺日  
尔時春嶺明松沙若點屋攀石坐危栖側  
談對洙嶽竄清賞妙無色岳外表三元經中精力  
道音動齊泉義風光韶棘雅會當吟斯觀靈  
目海淺毛流崖瞥鴻翼相翔足終身誰辯瑤與  
自云云焉用挂情憶槃桓竟何爲雲峯聊可息  
登雲峯山觀海島後魏鄭道昭

山遊悅遥賞觀滄眺白沙雲路沉仙駕靈章飛玉車

金軒接日綵紫蓋通月華騰龍謁星水翻鳳映煙家  
往來風雲道出入朱明霞霧帳芳霄起蓬臺植漢鄂  
流精麗冢部低翠曜天葩此矚寧獨好斯見理如麻  
秦皇非徒駕漢武豈空嗟

詩送元靜先生暫還廣陵并序唐明皇

元靜先生稟和清真樂道虛極頃來城闕善利同人  
緬思林泉洗心外俗予嘉焉重焉式遂其意念于  
邁賦詩寵行

楊許開真錄夫君密契傳九星連紫蓋雙景合丹田  
玉簡龜臺職金壇洞府仙猶期御風便朝夕候冷然  
賜新羅王  
唐明皇

東國通鑑新羅紀唐天寶十五年遣使朝帝于蜀帝  
親製十韻詩手札賜王曰嘉新羅王歲脩朝貢克踐  
禮樂名義賜詩一首其詩曰

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帛遍天下梯杭歸上都  
緬懷阻青陸歲月勒黃圖漫漫窮地際蒼蒼連海隅  
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去傳風教人來習典謨  
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矣天其鑒賢哉德不孤  
擁旄同作牧厚貺比生芻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  
右詩見日本上毛河世蓋所輯全唐詩逸其書分上  
中下三冊近長塘鮑氏延博爲之刊行今不更采而  
此引東國通鑑中  
土勢傳故特存之

雜言遊仙篇

唐武后

絳宮珠闕傲仙家。蜺裳羽旆自凌霞。碧落晨飄紫芝蓋。黃庭夕轉綵雲車。周旋宇宙殊非遠。寫望蓬壺停翠幘。千齡一乙未言賒。億歲嬰孩誰謂晚。逶迤鳳舞時相向。變轉鸞歌引清唱。金漿既取玉杯斟。玉酒還用水膏釀。駐迴遊而域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翹心祈五色仙儲。本性諒難求。聖迹奇術祕元猷願允丹誠。賜靈藥方期久視。御隆周按此詩在昇仙太子碑陰上截武億跋云

夏日旂神泉序

唐美原縣尉韋元旦字烜

美原縣東北隅神泉者。雖無樹石森深之致。而有豁

險清冷之異。韋子蓋嘗倦薄領。洗塵冥爰命丞大原。王公主薄平陽賈公尉南陽張公釋事以旂焉。喟然而歎曰。陵谷之變。雖窮船化之功。何檢有窮。則適變無檢。則忘功。所以物効其奇。事冥其契。嗟虛恨不得列之玉檻。漱以瓊脰。勝負無私。流俗所忽。徒觀其印。潔其味。美起自文明。首穠時則垂拱。元夏隕祥。應運非醴泉歟。不然何明祈雜。還降禮盼。蠶而幽通之。若此也。澗形如規。四望若掃。平地可深百許尺。東西延袤七八十尺。下積鼎泉。泓渟鏡澈。莫測其底。南流出界。雖雲漢昭回。而滲漉無竭。則所謂上善利物。谷神不死。豈蚪龍窟宅。靈僊福祐。懷清佇俊。抱逸尋幽者。

虞躋顛氣而瑩襟情疏元流而屏喧濁忘歸淡尔盍賦詩云

聞有濠梁地駕言并四美契冥邀異適勝會不延晷  
淵響若琴中泉華疑鏡裏形隨鼎月正制逐規虹起  
澡流瑩形■跂石涼玉趾近焉將安適行當潤濛汜

主簿賈言淑

詞人攤高節狎異尋幽賞豁險洞深淵嗽鏡疑無象  
形隨滿魄鼎氣逐非烟上徙谷縈新澗分谿疏舊壤  
冥功兆■即効奇靈既往共漱鳴■清超然■想

同韋子旂神泉詩并序

唐雲陽主簿明臺子徐彥伯字光

美原北澗有神泉生焉裕明子明臺子尋故人韋烜  
因旂之鳴戲泉潭虛融派流徑復信造化之極神明  
之僕也裕明子乃盥焉明臺子乃漱焉相視而笑曰  
弃字異哉豈太平殊感而循化有助邪則韋子蓋文  
章之雄也昔投雅興諒無言而不酬云垂拱四年龍  
集戊子四月戊關

裕明子河間尹元凱字械

桐坂疏抱壘崐丘落縣米豈知中輔邑迸泉毓為醴  
氣融靈兆作潤洽冲務啟月潭信玲瓏霞溜幾清泚  
潜潜上善用的的煩慮洗君子懷淡交相從澗之底

左司郎中温翁念字敬祖



續苑四

藝

聞君泉壑幽，俯裂瀕陽趾。及我性情狎，遙輕武陵溪。  
欲窺明月制，沮澤涼風起。朋來想辟難，日去疑濛汜。  
列坐殊滿腹，揚清非洗耳。髣髴參石旂，淡焉適真理。  
天官員外郎李鵬字至遠

昔日鳴弦地，今聞生澗汜。靈潛敞政餘，潤發彫文始。  
滴滴流珠散，亭亭明月止。善利懷若人，淡交挹君子。  
鏡澈無纖翳，天清滌煩滓。虛忝神僊臺，何由弄風晷。  
共城縣令曹府君百門陂祈雨詩

錦色陳川后，絲雨降桐鄉。長安二季六區一 父老  
調弦敷廣惠，濟物被深仁。四年五區十 前南岳齋  
良宰多憂憫，虔誠謁庶神。七區廿三 文林郎王堅

雨似隨車至，雲疑逐蓋飛。文林郎王鉉

高軒感仁惠，應乙灑甘滋。武壁縣尉成公簡

祈晴詩

陽耀求便灑，陰霖請復晴。成均進士李大寶  
晴暉疑夢兆，甘液類隨車。趙不為

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我皇盛文物，道化兩塗天地先鞭撻造神鬼，玉帛禮  
山川忽下元洲使來赴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怪  
時遷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篇。巖風半山水，墟氣摠  
雲煙虬抱中乙和霞明五色，瓦山橫翠微。外宇臨

續苑四

藝

綠蘿邊緹幕灰爾初暖焚林火欲然季年光著草樹  
春色換山泉伊水來何乙嵩巖去幾千山對小天下  
聖聖是會神仙葉令乘鳧入浮丘駕鶴旋麻姑幾季  
歲三見海成田

桃源詩

唐李白

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煙溪  
口萬古潺湲二水斜

露濕煙濃草色新一番流水滿溪春可憐漁父重來  
訪只見桃花不見人此二詩輿地紀勝云李白逸篇見綿州志

謁華嶽廟詩

唐賈竦

老柏寒飈颯清祠晝寂寂開門華山北嵐氣沉日夕

國家崇明祀五岳盡封冊福我西土民報君金天籍  
惟神本貞信以道徵損益無乃惑聰明訛言縱至覘  
因循作風俗相與成滯溺疲病閭里毗雖刀往來客  
我行歲云暮登殿拜瑤席奠酒徹明靈緒言多感激  
鬱然展冠冕凜若生矛戟斑駁石色重陰深香煙碧  
虹梁無燕雀玉座鎮虺蜴盼蠻似有聞依稀疑所覿  
鬚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天命幾微茫神遠徒悚惕  
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唐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  
唐元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題雲居上寺詩

并序

唐范陽縣丞吉逾

辛酉歲秋八月僕與節度都巡使王潛墨客軒轅偉

僕猶子駒駘播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於後  
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事不成空  
晚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月上前峯  
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書

同作

軒轅偉

不着登山屐捫蘿也上躋石梁分鳥道苔逕過雲霓  
梵宇千花裏秋聲萬籟齊周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

同前

駒駘上

石室最高峯躋攀到此中白雲連晚翠清磬度秋風  
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還欲問支公  
同前

播上

石路多奇迹幽巖鑿寶經暮煙千壑裏新月一山明  
宿鳥知清梵樵人慣獨行爲隨歡奉後豈敢學逃名

同前

節度都巡使太常卿上柱國王潛

萬木千峯空鳥喧潺潺溪水下長川人來石室藏經  
處一逕歸時帶晚煙

同前

男益上

支公誦禪處絕頂共登攀日色千峯裏鐘聲萬壑閒  
暮猿吟砌近沙鳥傍溪閑一逕堪藜杖行行臥下山

湘中紀行

唐李諒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翠兀古木潭陰雲起龍窟  
峻屏夾澄澈怪石生勒艦時遭迴輕舸已超忽

疾如奔羽翼清可鑿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  
行十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  
凝流綠可積草浮堪擷舊每驚新幽奇信誇絕  
稠峯疊玉嶂淺浪翻殘雪石鷺雨中飛霜鴻雲外別  
迴馬沂泗已勞苦覽翫還愉悅鶴嶺訪胎仙所陽縣白鷺嶺  
道土屈志唐吾亭仰文哲所陽唐亭元川間漁  
靜得仙處  
釣山上多薇蕨無以佐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  
績撫已行將此路好吾其謝羈繼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  
御史大夫李諱過此偶題并領男穎同登覽

去東林

唐曹汾

峯頭不住起孤煙池上相留有白蓮塵網分明知束

縛要須騎馬別雲泉

會昌三年七月十三日秘書省正字曹汾題

元孚五十年前遊天台宿建公院登華頂攀琪

樹觀石橋之險絕緬懷昔遊因為絕句寄知

建長安兼呈台州王司馬唐釋元孚

天生石月架空虛樹綴龍鬚子貫珠三十年前已攀

折建公會到上方無上都左街保壽寺應制內供奉大德元孚

奉和本韻王暮

華頂高峯接太虛承攀琪樹賦垂珠當時惟有建公

在老宿如今一半無唐大中九年歲次乙亥八月丁丑朔六日壬午重題以紀他年

事之

晉元帝廟

續范四

唐李商隱

青山遺廟與僧鄰，斷碣殘碑鎖暗塵。紫蓋適符江左運，翠華空憶洛中春。夜臺無月照珠戶，秋殿有風開玉宸。弓劍神靈定何處，年年春綠上麒麟。原注案此詩李商隱集不載

青溪野老詩

唐釋法琳

元淑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七言律

五代吳越王錢俶

簷廡重重翠幕遮，搜尋唯此絕諠譁。介開日影憐惚眼，穿破苔紋惡笋牙。曲檻晚宜烹露茗，小池寒欲結冰花。謝公未是深沈量，猶把戎機局上誇。宋詩紀事多誤字

傷廢國詩

五代前蜀僧遠公

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寄陳希夷

宋潘閔

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已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宋詩紀事五止載三四一聯

次韻全玉遊永慶寺觀陳井

宋黃履

西北有招提，灑然塵垢外。茲遊久未遑，欣與高軒會。邃室儼圖畫，危亭隱松檜。逍遙步荒徑，翳密拂輕蓋。

開冬含餘清幽律驚爽籟行行轉城隅亭午雲容晦  
六朝三百秋覽迹增悲慨金輿成寒灰簪笏散煙靄  
龍沈景陽井欄刻惟存戒圖經云關上刻字悉更餘  
三品石默默冷相對我視此邦傾如魚自中潰民財  
盡鎔銖民命輕草芥三閣與十賓積累成大愆昔人  
賦黍離搖搖發行邁偶來牽我思已涉南榮誠

大雪與太學同舍生飲作古詩宋陳東

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隨風灑中土雪花著地不可  
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  
亂麻人閒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掇傳說聞達太  
上家地上賤臣無言責私憂過去如杞國遏雲直欲

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  
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酈都獄急使飛雪作  
水流潺潺東方出口還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此詩  
所載不全故錄之

登泰山

元賈魯

岱宗何崔嵬羣山無與比使者久塵囂望之不勝喜  
無緣凌絕頂詣祠聊致謏夫何一殿存千間暴遺圯  
人言遭劫火金源亂兵裏感此廢昔年傷今未能理  
飛奏入彤庭經營良在邇奈何齊魯饑百姓滄糠粃  
神兮願效靈穰穰多樂祀行當復故宮金碧蕩瞻視

續古文苑卷第四

續古文苑卷第五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中興甲寅詔書

漢世祖

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

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

改元大赦詔

晉武帝

制詔蓋至化之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後道濟天下品物得所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在位十年不能光宣大訓嘉靜萬國吳會僭虐戎夷作害成者勤瘁於外百姓劬勞於內加以水旱為災歲比不登雖昧且兢兢不皇荒怠未能道德齊禮使羣生獲又斷獄歲增人免無恥上古易簡而化成刑輕而姦改仰觀在昔何今者不逮之遠哉書不云乎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逸罰意者豈文教未篤政煩網密故醇樸

離散以至於此歟思存化本務與四海共興時雍使元元之人咸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改元為咸

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晉庾冰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阿跪拜之禮宏明集無阿字何必尙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尙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邁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宏無佛耶義將何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宏明集無以字而當矯形骸違常務



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  
不廢味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  
當遠慕茫昧依希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  
夫凡流傲逸憲度是又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  
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模  
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  
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陵度抗  
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是又吾所弗取也諸君  
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  
不然吾將何述焉

北伐詔

梁武帝

門下周文薄伐實<sup>⑤</sup>邊患漢武命師允恢王畧叢爾  
犬羊陵縱日久宋氏云衰乘釁逞暴海岱彭鄒翦焉  
淪覆雖每存拯定雄圖弗舉齊末糾紛復肆姦毒宛  
葉淮肥仍離內侮偽曾惡稔天誅自降凶渠嗣虐險  
慝彌流殘鉏親黨咀噬黔庶繁役絲興毒賦雲起司  
冀餘華中州舊族綴足宛頸載離塗炭延首南雲思  
沾王澤鼎運啓基大業草創蠢彼戎心仍窺壇場虔  
劉我<sup>■</sup>部侵擾我徐方小豎道遷乘隙背誕凶醜貪  
愚復相苞納前以叛臣難長彼此齊患推心付物庶  
必闇同故有移書較陳往旨而方加擁蔽曾無反報  
同惡相濟市賈非匹告舍既違難以義獎非威非力

賣卷五

三

制勝莫從加以醜數云亡幽顯咸應訛謠表徵災沴  
備兆殄滅之期皎如日月左伊右瀍實殷霜露鳴臬  
是宅非謂天道一星已周實爲冥數取亂之機事協  
茲日頃時和歲稔政平人豫華戎內款表疏相屬便  
宜廣命羣帥赫然大舉總一車書混同禹迹具位泉  
猷等戎卒七萬先定壽春某等武旅五萬揚旌灤峴  
既清潁汝臨瀍澗某等鐵騎二萬超影絕羣出自  
大徐傍趣鞏洛某等組甲四萬霜鋒曜日發自淮汭  
直指金墉某等率羽林趨勇五萬某等率二兗剽猛  
熊羆十萬同濟彭泗經汴入河某等海舸萬艘徑掩  
臨淄某等輕銳五萬風偃齊岱拂茲鉅野汎彼孟津

某等勒司郢之師驍果六萬步出義陽橫轡熊耳某  
等率三州武毅劔客八萬入自曾陽傳檄崤陝暨中  
嶽而解鞍指浮橋而一息並勅某等連旌五萬水陸  
齊邁具位泉藻帥徒七萬雲飛靈關北通棧路澄廓  
隴右凡此將帥啓塗載路魚麗後軍駱驛繼軌經啓  
中原括囊九服伐罪弔人於是乎在大眾外臨宜有  
總一自非密親英譽風畧兼遠無以專任闔外授律  
羣師臨川王宏可權進督南北兗徐冀豫司霍八  
州都督北討諸軍事命將出車咸有副貳具位恢恢素  
雷駭熊武百萬投石拔距之力招關扛鼎之威岳動

當作恢事在梁書武帝紀天監四年及柳惔傳可暫輟端右參贊戎機舟徒

川移風馳電邁鐵馬方原戈船千里百道并驅同會  
洛邑戡翦逋醜馘掃鯨鯢被仁風於兩周撫遺黎於  
趙魏將令溥天之下於斯大同偃伯靈臺何遠之有  
元恪若能率其徒屬與櫬軍門者中軍府以時將送  
當待以列侯之禮

改封東平王畧詔

後魏 孝明帝

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  
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蕃華門勳夙  
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徇國永言  
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詣闕有志  
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

日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  
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  
王戶數如前

孝靜帝伐元神和等詔

後魏 魏 收

門下向背有禍福之機誅賞爲威勸之本軌物成務  
咸必由之侯景擢自凡猥名行無聞僥倖時來謬見  
收試狡猾反覆唯利是從往事尔朱偏受榮遇一朝  
去就罔顧昔恩趙趣輕動志在姦詐朝廷弃瑕藏穢  
仍蒙令引庶其鴟音可革取其行間之用位踰其量  
過延寵祿藉我風雲遂成鱗羽入列鼎臣出裁節將  
勳無可紀才不足徵而淺器遽盈知小謀大謂已功

名難居物下曾不知狐假虎威虵憑霧積苞藏禍心  
潛圖不軌因總戎之際乘專任之機擁逼兵眾構釁  
南服此乃懦夫扼腕之日義士切齒之秋凡在人倫  
孰不憤慨而前楊州刺史元神和何悅張慶壽王黑  
醜宮延和王貴顯侯仙劉崇信張業等九人並以賤  
茂名汗朝簡了無犬馬之識便有梟獍之心密相影  
響贊成姦逆隨託豺狼長茲虵虺欣其位署委質驅  
馳甘厥鉤餌效以死力東西殘掠毒被村塢扇合蛾  
蟻終此亂階叛恩背德莫此之甚雖蹈名義事非小  
人而申禁垂法國有恆典其此九家並可從憲孥戮  
之科理無攸捨自餘拘繫誑誤之徒既懼死俛眉情

魏書

五

非樂禍宜疎天網一原不問固使逆節知滄存之制  
傾側獲自安之所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元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  
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  
泥洹之道以太乙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壞於  
寂滅白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  
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  
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  
為刺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虛瀝  
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眾

魏書

六

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  
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  
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絲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  
劣無鼠首其辭

文帝安邊詔

隋李德林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劫剝生靈事等怨讎何以堪  
命嶺南之地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賦歛貪若豺狼賊  
署官人情均谿壑租調之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  
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功殊方異物干端萬緒晨召  
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歸物有借公永不

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代無期各不  
聊生無能自保晝悲宵恨行號坐泣微畜資產殃禍  
立至誣以賊盜繫以囹圄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士  
之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避山藪規免  
旦夕卽稱白於僞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縛  
良善以充賊隸圓首方足同稟性靈故以上感元天  
有傷和氣南海諸國欲向金陵常爲官非法槃檢遠  
人嗟怨致絕往還陳氏云微厥途非一粗陳聞見其  
茲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爲百姓除之  
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軍行所及一豪勿犯  
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沂江河任其載運

有司不得搜檢嶺外土宇置州立縣既令擢彼人物  
隨便爲官省迎送之煩知風俗之事訓人導德正身  
率下必當悉改前弊以副朕懷

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  
宏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  
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  
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  
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割  
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闕  
闕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

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  
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  
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  
彼淤泥混夫清水又迦藍之地本日淨居棲心之所  
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唯趨  
喧雜之方繕築崎嶇葺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  
或有接近鄜邸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  
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貫沖虛  
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  
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字興隆教法深恩利益情在護  
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

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  
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  
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遠制之事悉宜停斷  
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唐太宗  
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文理存因果詳其教也  
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宏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  
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  
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亨育故能經邦致泰反樸還淳  
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東漢方被中華神變  
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

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元宗而大  
笑好異者望眞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  
朝廷遂使殊方之典鬱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  
一乘之後流遁忘返於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  
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起於柱下鼎祚  
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  
改張闡茲元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  
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  
之風貽諸萬葉貞觀十一年二月按此文見於宏明  
集者為沙門刪改今依唐大詔令  
魏王秦上括地志賜物詔  
唐太宗  
地記之設由來尚矣區外具於山經海內陳於夏載

職方王制纔舉華夷漢志晉圖畧紀郡國自茲以後  
著述實繁或學非博通尙多遺闕或地分南北互有  
長短求其折中無聞盡善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相  
州都督魏王泰體業貞固風鑒凝邈學綜策府文冠  
詞林樂善表於夙夜好士彰於吐握討論輿地詳延  
儒雅博采方志得之於舊聞傍求故老考之於傳信  
內殫九服外極八荒憲章是程規條有序兼包戎夏  
今古無遺簡而能周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載垂之  
不朽宜加褒錫以申獎勸可賜物一萬段其書宜付  
祕閣

貞觀十六年正月

搜訪才能詔

唐太宗

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岳而成形  
況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字養生靈者乎所以致  
理之君遠讒佞近忠良屈己以申人故能成其化爲  
亂之主親不肖疎賢臣虐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亂明  
君遵彼而興國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御朽臨冰銘  
心自戒宵興盱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巨圍採搜英  
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焉可令天下諸州明揚昃陋  
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片  
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瑯人不  
聞於曾閔潔志巨圍揚名里閭或甄明政術曉達公  
方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開發明畧可



以佐時識鑒清通緯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出命世  
挺生麗藻道文馳楚澤而方駕鉤深覩奧振梁苑以  
先鳴業擅專門詞■載筆或辯彫春圃談瑩秋天發  
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蓄斯奔箭未遂揚庭並  
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限以今冬並  
與考使同赴庶擬焚林之舉咸矯翼於巖廊尺木之  
階方振鱗於遊霧翹心俊乂稱朕意焉貞觀二十一年六月  
用 敕 賜書

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  
詔之曰

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  
夙夜思過失不遑康■晝思百官未能緩於戲丞相  
其帥意無怠以補朕闕於戲羣卿大夫百官慎哉不  
勗於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又  
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丞相可  
不慎歟於戲君其誠之

五鳳三年御史大夫初拜策

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  
詔之曰

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  
兢師師夙夜思已失不遑康■晝思百姓未能緩於

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勗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又民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法為命可不慎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

元壽二年丞相遣郡國計吏敕

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發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所計掾吏各一大音聲者上答又讀五條詔書敕讀畢罷

遣已上依影宋本本救曰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

其中案此為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

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案此為公

卿以下務飭儉恪今俗奢參過制度日以益甚二千

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論以法養視疾

病致醫藥務治之案此為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

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

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案此為官寺鄉亭漏敗垣

墻墮壞治所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

二千石勿聽案此為

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敕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曰

續苑五

七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下有文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汚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下有文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賜趙婕妤好書

漢成帝

問飛燕趙婕妤夫人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天猶此言之真偽之效難以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為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好妹弟尊幸哉今遇蒙譴獨謂老親兩弟何出婦人集

茅君九錫玉周文

授梁普通三年八月十八日己酉天皇大帝

惟盈虛挺遠朗幽眈妙元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孳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迺受靈篇翦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饑寒所適唯道所保

續苑

三

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元今敬授盈位為太元真人  
領東岳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裕正秉操金石丹心  
矯眾栖神高曠今故報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征  
伐邪源折衝萬神一君寒凍林谷味元仰真思激窮  
岫啟心精誠今故報以紫髦之節藕敷華冠使君招  
駟千靈封山召雲二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濶嶮  
試冬袒山川今故報以繡羽紫帔丹青飛翥使君從  
容霄階攜命玉真三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似心耿志  
尚曾不憊憚今故報以斑龍之輿素席之輶使以浮  
宴太空飛輪帝庭四君披榛併景寒露霜雪心求明  
真不戰不慄今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闈綠室使游盼

續列五

九宮靜神溫密五君遠遁秀榮无疲於心潛形幽岳  
精思萬林今故報以執神流火靈珠月明可以上聞  
太極通音上清六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暎  
內外坦平今故報以錦旌繡幡白羽元竿可以呼召  
六陰玉女侍軒七君慈向卑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  
皆念經營今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鐘玉磬可以和神  
虛館樂真儻靈八君饑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  
致其惑干邪不能毀其清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  
金罍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瑤也九君標領清元紫  
緯八暎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  
元為号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同歸今

續列五

七

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真啓煥  
秉直不回正任全固鑒无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  
岳又加司命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  
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  
其蒞之動靜以聞右見劉大彬茅山志未必漢代  
冊文要是梁時刻石故錄之  
冊皇太子  
於戲朕承天緒忝繼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  
兢兢若涉淵水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敷宅四海莫不  
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爾於儲宮以陪貳於  
朕躬欽哉爾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植何親  
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歟爾其敬之晉書

中興書

與僧遷等書

秦姚興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  
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  
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尊於諸葛  
此皆偏向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  
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  
思得羣才其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世宣  
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  
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為魚法師等雖  
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恆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

續通志

卷五

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  
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宣治之勳  
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京官都督刺史中外選用勅唐明皇

勅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國之重任百揆時敘必在得  
賢萬邦咸宣期於其理宰官出守抑惟前事方伯登  
台間之往躡頃來朝士出牧例非情願緣沙汰之色  
或受此官縱使超資尚多懷恥亦有朝廷勤舊整鎮  
外臺卻任京都無辭降屈且希得入眾以為榮為官  
擇人豈合如此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  
內精擇都督刺史卻向京官中簡授其臺郎以下除

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俾中外送用賢良靡遺庶  
績其凝九工惟允即宜銓擇以副朕懷開元八年七月

冊壽王楊妃文唐明皇

惟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  
日乙亥皇帝若曰於戲樹屏崇化必正壺闈配德協  
規允茲懿哲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璩長女公輔  
之門清白流慶誕鍾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範夙成  
柔明自遠修明內湛淑問外昭是以選極名家儷茲  
藩國式光典冊俾叶龜謀今遣使戶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壽  
王妃爾其宏宣婦道無忘姆訓率由孝敬永固家邦

可不慎歟。

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

唐孫逖

敕至人用心方晤真宰。口女勤道自昔罕聞。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懿作嬪蕃國。雖居榮貴每在精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sup>安</sup>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為女道士。

後唐封蜀王冊

朕祇膺天睠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殫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為皇家而盡節。雖旁緣詿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

通朝海之波瀾。暨阻風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贐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為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瓊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繫爾。鎮守邇城。鐵石彌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既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疊以封章。疏其鄰道。虔劉

我生聚離開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罄衷言  
而誘諭彼既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敢  
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  
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師鼙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  
潰已致噬臍梓州之祿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  
吾宵肝賴爾韜鈴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於信史況  
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敘魯館之寅緣述沛中之舊  
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儻無異  
數曷報崇庸由是並築將壇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  
壤啓一字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  
號賜之旌鉞冊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

睦親之義分子亦無慙於戲天鑒甚明為善者降之  
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厚以獎酬唯敬慎以始終可  
延長於富貴勉承兌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大  
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  
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  
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  
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  
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長興四年七月

宋授蜀主秦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真  
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徼道屬中原多



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  
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採唐  
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於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  
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  
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暫舞於兩階湯網豁  
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偽蜀王孟昶挺  
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土已成之  
業撫彼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  
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指南陔  
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彝章  
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

隋待蕭瑄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  
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案此三句言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也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為異數仍加  
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  
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  
可封秦國公乾德三年五月

令

自誠令

案誠舊課  
試今改

魏曹植

令吾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為東郡太守王  
機防輔吏倉輯等枉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於鴻毛  
而謗重於大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

讀范五

七

捨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  
量哉反旋在國捷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  
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  
官所舉亦以紛若於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  
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  
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誠  
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  
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嗟以悼  
孤豐賜光厚訾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  
馬充廐驅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以何功以  
納斯口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

人耳深更以榮爲感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  
脫爾之愆一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  
使皇帝恩摩天使孤心常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窮  
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眾人之所難詩  
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爲此令著於宮  
門欲使左右其觀志焉

毀鄆城故殿令

魏曹植

令鄆城有故殿名漢武帝殿昔武帝好遊行或所幸  
處也梁桷傾頓棟宇零落修之不成良宅置之終於  
毀壞故頗撤取以備宮舍余時獲疾望風乘虛卒得  
恍惚數日後瘳而醫巫妄說以爲武帝魂神生茲疾

病此小人之無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湯之隆也則夏  
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  
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椳漢道衰則建章  
撤靈帝崩則兩宮燔高祖之魂不能口未央孝明之  
神不能救德陽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口土則死有  
知亦當逍遙於華都留神於舊室則甘泉通天之臺  
雲陽九層之閣足以綏神育靈夫何戀於下縣而居  
靈於朽宅哉以生諭死則不然也況於死者之無知  
乎且聖帝明王顧宮闕之泰苑囿之侈有妨於時者  
或省以惠人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  
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為魏之東京故夷

朱雀而樹閭闔平德陽而建泰極況下縣腐殿為狐  
狸之窟藏者乎今將撤壞以修殿舍恐無知之人坐  
自生疑故為此令亦足以反惑而解迷焉

改元赦令

晉元帝

令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德應期受天明命元石著瑞  
肇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扇烈重離宣曜庸蜀稽服  
武皇受終登陟帝位光宅天下九州順軌惠懷多難  
帝室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亂京都傾覆宗廟為墟  
孤悼心失圖靡知所措繕甲修兵補結天網將以雪  
皇家之恥蕩鯨鯢之害然後謝責象魏歸身藩臣生  
死之志畢矣今百辟卿士億兆之人上陳靈符下稱

人情同見翼戴若影響焉孤誓心不回至於三至於四有司固請所守有辭志不可奪孤逼於羣吏之議用上奉蒸嘗虔祀祖考明告靈神以祇休命今立宗廟備百僚所以奉先帝傳晉祚總九牧保生靈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扶我帝室其與天下蕩滌瑕釁改往自新同率子來致天之罰其大赦天下孤老不能自存者賜帛二匹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載石勒不從此令有能斬獲載首者封郡公食邑五千戶金二百斤絹萬匹斬勒首者封郡侯食邑三千戶金百斤絹五千匹其爲載勒所誅誤者赦書到日解甲散兵各還所屬一無

所問有能率眾從順隨本官及所領多少論其爵位被書後百日若故屯結遂附賊黨誅及三族改建興五年爲建武元年

爲梁武帝除東昏制令

梁沈約

令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弃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苛酷滋章征賦不一緹繡草木朝構夕毀撫梁易柱不待匠人徵發間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壽春內地鞠爲寇場辱及

祖宗恥深諸夏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  
道公行思化之萌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  
運距中興難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繆  
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蕩除其主守散失  
諸所愆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便施行

為梁武帝集墳籍令

梁任昉

令近災起柏梁遂延渠閣青編素簡一同煨燼緡囊  
縱裘蕩然無餘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漢季求之天道  
昭然有徵豈不以昏嗣作變禮樂崩壞及聖人有作  
更俟茲辰今雖百度草創日不暇給而下車所務非  
此孰先便宜選陳農之才採河間之闕懷鉛握素汗

簡殺青依秘閣舊錄速加繕寫便施行

為梁武帝斷華侈令

梁任昉

令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俗之澆淳恆由此作自永  
元失德書契未紀窮昏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  
構傾宮內積奇伎異服單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  
馳國命朝權改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  
康衢漸臺廣夏長袖低昂等和戎之錫珍羞百品同  
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儕艷爽競夸麗相高  
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  
之次夜艾未反味爽之朝期之清旭今聖明肇運厲  
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

續苑五

三

巨橋鹿臺彫罄不一孤忝荷寵任務在澄清思所以  
仰贊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履衰之義解而更張  
斲彫爲樸自非可以奉棗盛修綏冕習禮樂之容繕  
甲兵之備此外眾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  
掖廷備御妾之數大子絕鄭衛之音仰度朝旨闔同  
此意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庶萌菲食薄衣請  
自孤始加以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  
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  
不敢靡衣愉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  
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  
條格以時施行

與諸藩令

梁元帝

令即日青鳧朽貫紅粟盈倉據有全楚奄荒南服舳  
艫萬計鐵馬千羣一丸之土可封函谷半紙之翰能  
下聊城而不以富貴爲榮不以妻孥爲念瀝血叩心  
枕戈嘗膽其何故哉政欲掃蕩長蛇誅鋤封豕本非  
經畧三夏包羅二別而中流未附必鯁王師弗見勤  
王之勳且有親尋之辱興言思此載勞寤寐政當浮  
舟水次秣馬江陵靜聽郢藩若爲消息脫能前驅入  
討同盟勤王陝服景從差爲未晚如其驅率市人沂  
流西入凡我腹心人百其勇判當待彼先舉然後從  
事兵非我始幸各逡巡其閒小小應接非今所議

讀苑五

五

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

隋江總

合中庶子膠庠化本教學政前古之雍熙不由是  
自炎行將季風化陵遲梁室版蕩微言中廢後生莫  
曉洙泗之文晚學未聞齊魯之說加以弃本逐末情  
多詭競自衒守庸更如膠柱假詞而誦豈類背碑吾  
稟訓晨昏言詩立禮溫清暇日秋籥冬書翫前聖之  
簡牘慕往賢之砥礪今鋒刃既銷雍字大啓刪浮云  
偽求名責實儒元總集蒲玉交馳楨玠懿親開蒙範  
物梁園魯殿崇經宏道泮宮藩學未比宗師小山騷  
什固同章句可謂千里更齊知十肅奉趨過逐要中  
胄縫掖濟濟冠冕師師聽鈞深之說矚循還之辯美

業再興於斯為盛昔遁棲下聘尚加束帛祥瑞上臻  
猶班重幣况茲大禮而可忽諸外即詳賜學僚以稱  
吾意

續古文苑卷第五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表

請許吳主委質表

魏鍾繇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遠於卿佐  
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芟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  
疏賤得為前恩橫所眈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  
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  
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  
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委質外震  
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



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為今者事勢尙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在所慮可不須復白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賀捷表

魏鍾繇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甯舍即日長史遠充宣大令命知征南

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眾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時尅捷馘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天刃傳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熹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力命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聖恩低徊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帥士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留思既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讌見復蒙遠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昔先帝嘗以

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  
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悽悽之情謹  
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  
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關內侯李直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  
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  
及夕先帝神畧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  
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眾作氣旬月之間廓清  
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李直之策尅期  
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

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  
舊勲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尙壯必  
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  
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  
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朱倫表

魏殷褒

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  
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  
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  
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  
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

論駱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毘  
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案隋書經籍志云魏章武

造沁口石門表

晉司馬孚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  
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  
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  
水小石漂迸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  
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累方  
石為門若天陽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  
閉防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

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  
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在魏文帝時

請省官表

晉桓温

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  
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  
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  
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  
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  
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  
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  
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為虛設之位唯太

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省若車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出桓溫集畧案隋書溫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卷錄一卷亡御覽所引畧畧當即要集也

進書訣表

晉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荅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

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所有書訣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論佛教表

梁荀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

供貪淫之賊禿，就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壤，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檣杙於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為佛。佛者，戾也，或名為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膏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又按釋迦出戎，剖脇而

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眾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雷非巨戾，二不經也。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

故縱姪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  
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  
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  
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  
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萬眾無心蘭若從教不  
耕者眾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  
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  
若為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  
能分辨真偽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  
槃闍王害父者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  
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

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  
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  
無根信案下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云云道宣刪之  
也融縝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  
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  
臣萬眾稱為帝師末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  
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凡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  
失案下有云云及不取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  
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日營  
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日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  
明堂宗祀也三日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轍帝王之詔

七  
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  
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  
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  
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  
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  
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  
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  
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  
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  
挂幡蓋於長利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  
比陳詞之祝史受儼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  
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陛下更傾  
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倍臣之  
禮寵既隆矣侮亦極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以因果  
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  
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  
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  
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  
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

續苑六

取五也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  
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前失案下引五事云宋  
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姦詐  
爲心墮胎殺子昏姓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  
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  
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  
蠅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  
紊亂矣云云

上廢省佛僧表

唐傅奕

臣奕言臣聞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

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  
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  
樂耕皆讓畔略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  
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  
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  
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  
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  
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  
之時其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  
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  
晉夷虜信者一分竿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



光假征胡而叛君時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大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偽眾動信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翦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家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

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雷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書恆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義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  
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

續苑六

續苑六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  
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  
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烟戒於百王五  
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  
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  
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  
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啟  
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  
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  
業愈峻厯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  
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

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  
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  
仁化被丹澤政治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  
囿巢谷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秦階平運玉衡而  
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  
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元訓詰紛綸  
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  
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  
加討覈尙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  
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

英國公臣勛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  
柱國燕國公臣志甯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  
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  
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祿縣開國公臣季輔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  
騎都尉臣柳爽前諫議大夫文館學士臣谷那律  
國子博士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  
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  
大夫行大學博士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頽朝散大  
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文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  
孔志約右內準府長史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  
學助教臣鄭祖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  
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  
周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植儒林郎守四  
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傍撫羣書釋左氏之  
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  
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  
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  
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

續文苑

續文苑

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

英華不載見明錢孫保

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

備載於此宋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刊行尚然並無

謂五經正義皆不連經注之文北宋刊行尚然並無

注疏名目直至南宋始併之此耳錢氏影鈔既云注

周易首者正以見北宋刊正義元唐書故也

請立贈太師孔宣公碑表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

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遙芬被縛禮於昌辰節

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繞極稟粹登樞

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為無事均雨露之莫和

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

延閣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

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  
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塗經闕里迴鑿駐  
罕式監堯禹之姿闢纘凝旒載想温良之德於是特  
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醑廟堂卑陋重  
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  
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零壇相圃欣覲前聞又  
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到或釋門徒想仁  
學於顏曾彌深景慕探風猷於竹帛冀啟顙蒙所以  
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  
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  
規摹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

珍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  
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勛華  
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  
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  
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曾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  
樹一碑徂遠海清夷九或釋久無徵發山東豐稔時踰  
恆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為多許  
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味恆規  
言慙通理塵黷聽覽追增悚戰

進玉石珮表

唐王 顏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

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皇  
帝鼎成上仙之所備詳史冊縣有昇仙宮寺具見圖  
經獨此鼎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  
因循以至今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跡所在臣今  
但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實  
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過將常憲專知官  
軍將杜晏等同於原上選地穿穿深四尺得玉石  
珮一是一穿時為土工所損今作四段有懸珮孔  
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  
却合州司自進臣以此原合有碑記千古所無臣輒  
云為自疑妄動今穿得此珮伏喜不妄微臣測度恐

是黃帝上昇之時從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記黃  
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  
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遺物應見聖明之  
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盛差朝  
請郎行司兵參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  
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貞元十  
七年二月十日

疏 奏

諫立趙皇后疏

漢王 仁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  
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

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已周之興也以  
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以聖王  
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  
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皆  
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  
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  
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  
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  
天下之母為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  
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

諫尊寵董賢疏

漢王 閔

此疏漢書不載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  
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  
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  
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  
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  
武丁顯傳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  
王之業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為得意哉今  
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  
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  
足典衛禁兵主厯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

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  
也昔褒神虬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  
過失之譏賢有小人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  
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漢書

上說苑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  
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案此句當其事類眾多  
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雖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  
重者其餘者當作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  
復當作台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

說苑六

末

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

上管子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

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合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  
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  
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  
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合燕修  
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  
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  
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  
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  
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  
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

續苑六

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  
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  
經義向謹第錄此文張博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校上山海經奏

漢劉歆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頌校祕書言校祕書  
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  
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  
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  
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  
蓋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  
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

續苑六

歆

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冝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契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此文張博輯錄之集所不載故錄之

請徙張步降兵疏

漢杜林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揜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

讀范六

疏

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  
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  
衰蠹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  
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  
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甯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  
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  
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足  
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  
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  
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怙之意徼幸

之望蔓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  
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  
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  
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  
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  
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  
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  
為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  
思天下幸甚

六宗祠奏

漢李邵

續苑六

李邵

司空李邵御覽無司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漢興於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  
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  
至建武初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  
今宜復舊制度

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卷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  
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公議出李氏  
平御覽五百二十八  
八引作李邵別傳

陳興廣學校疏

漢尚敏

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  
不卷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  
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  
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敘其  
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  
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  
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  
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  
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  
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  
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為

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  
恆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  
人心專一風化可宣也在延平元

請分郡疏

漢但望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  
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  
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  
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  
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  
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  
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

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案按整江龔榮及隴西  
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宏說往者至有劫閭中令楊  
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己  
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  
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無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  
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  
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  
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  
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  
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  
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險案剛當作側皆重屋

續漢書

卷六

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  
江之會案三當作二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  
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整江以  
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  
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  
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  
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  
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  
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  
蔽隔謹具以聞在永興二年三月甲午

上言復州牧刺史奏事

漢張 酺

臣聞王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  
所以通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  
故時止奏事今因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  
滿歲可合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所好惡過道事  
所聞見考課眾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  
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  
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

上李壽封事

晉龔 壯

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  
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眾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  
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

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歆血盟眾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靈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汜濫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

民甯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案二州六郡人事之不便案六郡謂天水洛陽平陽昔豫州人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滅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甯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

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控控伏願罪戮

沙門致拜奏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爲教邊自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瑩識恆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倫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日連桑門遇長則禮備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山費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毗階席之閒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



矣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

唐高 錯

臣錯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為迴出便無其比詞韻既好人才俱美前場吟咏近三五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和

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奇每視且他日必為卿相宗枝之俊實為難得况屬籍之中讀書為文者甚少伏望聖明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悽悽之誠其詩賦總為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

對策 啓 賤 狀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漢魯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

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馬融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繇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

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  
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  
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右文張溥所輯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馬融集未載

張衡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百  
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  
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  
監在茲開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  
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  
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  
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

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  
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  
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璽境爲大臣一旦免黜  
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  
或臨政蒞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  
父母使謦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  
於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  
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  
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  
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烈著  
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

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

續文獻通考

延熹八年日蝕對策

右文張博所輯

劉淑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辭判事啓

齊王僧虔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作謹啓

賀導江成巨堰牋

五代杜光庭

伏觀導江縣合黃瓌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

續文獻通考

卷

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  
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  
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震霆棄地白雨通宵  
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  
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硤路仰由  
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  
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宏增抃躍

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宋呂祉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  
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  
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

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  
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  
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  
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  
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么在荆楚乃膏肓瘡痍  
他日恐資敵國宜急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  
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  
定其規摹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  
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  
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畧茲  
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

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  
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  
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  
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  
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  
復必據要會以為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  
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  
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  
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  
廟河渠事跡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  
為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偽齊三曰楊

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  
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  
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  
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  
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夔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  
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  
無援則是形勢間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  
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苟或蜀有諸葛亮吳  
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苟或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  
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  
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孫權都江

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荊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荊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荊州要地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楊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荊州豈可失也一失荊州

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為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為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



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為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為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

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指，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禽也。初魏羣臣間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尙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盡乖繆，眾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眾號百萬，鞀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可以為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

續外  
所至留一二首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  
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偽齊使爲吾之  
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  
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  
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  
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  
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  
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  
有未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  
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  
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

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  
係大體無以踰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  
所著南北事跡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  
合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六

續古文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議

南北郊冕服議

漢東平王蒼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旒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

續苑北

卷七

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在永平二年正月

異姓為後之子服本親議

漢吳商

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服之也。案父下舊衍。母字今刪。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父雖服

之大功。

案弟下舊衍。字今刪。

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

父為小功。

案父為舊。誤倒今改。

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

過總麻也。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絰服。

續苑

七

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宗議

晉賀循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卽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

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晉賀循

晉賀循

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

續范此

三

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便為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齋縗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總而不齋其所由來以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為嫌也

出後者為本父母服議

晉王虞

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案舊服期傳按經傳為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為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為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為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於人後而不為所後之父制斬服固非禮也還為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蓋居過重無居過輕故失恩由義厭情為禮是以五服之疏屬有相為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為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不為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案此正謂甲有子丙後乙甲死丙降服期

續范此

四

乙更自有子兩還本而乙死者也且傳敘經意但為  
當時所議異同杜氏本詳之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為  
後而不為所後制服為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為傷教  
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  
恩則是凡為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為  
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為  
所後制服則宜還為其親服案此謂差之義例即  
之人心在可通矣

孫曾為後議

晉何琦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  
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

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繼族祖荀顛無子  
以兄孫為嗣此成比也

書 奏記

遺蘇秦張儀書

周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  
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執其枝波浪盪其  
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太平御覽五百此  
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  
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  
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

讀范此

伍

居然也

出袁淑真隱傳案杜光庭錄異記取此而增添首尾且有更改殊不可據今不錄

與傅翹武書

周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

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翹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帽帽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

續范七

七



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  
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令臣  
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與摯伯陵書

漢司馬遷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  
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冢山遷既親貴乃以  
書勸峻進曰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  
立功伏唯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  
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  
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太史公司馬遷書

漢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  
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  
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  
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藉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  
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  
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  
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  
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

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  
 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  
 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  
 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文選注四十一  
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驪醜  
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不死功成事立則將  
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又云陵當謂單于畜兵  
此篇中又引陵軍之合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外尋被  
詔書責臣不進臣表引師前到後稽山五將失道  
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選據御覽四卷八十九引李陵  
後載是知此書及蘇武報書俱出人之作流傳於後蘇  
氏不輒傳中書翰未必非本陵別傳於後蘇  
疑為齊梁人偽作真臆說也  
 報李陵書  
 漢蘇武

曩以人乏案乏舊誤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  
 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  
 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  
 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  
 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  
 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  
 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  
 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別斷  
 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文選注四十器  
 為時出語日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  
 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  
 續范此

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為  
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  
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  
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見藝文類  
聚又北堂  
書鈔一百  
七引蘇武  
答李陵書  
云當子銳  
氣深入  
也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  
景不足警速晨鳥失羣不足喻疾豈可因歸鴈  
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皆不在此篇中  
誠兄子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勢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

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閒  
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  
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  
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為  
師汝父密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  
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  
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弟固書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為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  
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續苑

漢李固

續苑  
答友勸仕進者

漢郭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  
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  
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  
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後漢書本傳  
止有首四句

為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

漢申屠蟠

伏聞大女緱玉為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  
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  
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  
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刃刺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膽增  
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  
已定苦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為玉之節  
義歷代未有實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  
不值明時尚望追旌問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  
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為朝廷痛之出杜預女記○藝  
列女傳曰緱氏女玉為父報仇吏執玉以告外黃令  
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云云配善其  
言乃為減死論所載文不全○  
案列女傳者皇甫謐列女傳也

奏記大將軍梁冀

漢朱穆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  
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

續苑

書

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尙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閒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誠懼有後恨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案廣韻但徒干切字伯闔爲

巴郡太守勲恤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宏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温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閩中黃閻江州母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婦懼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

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  
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與府君書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  
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勤  
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  
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聞滄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誠子書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  
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  
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

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  
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  
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  
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  
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案晉書本傳  
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此書云汝等又云汝  
兄弟當題誠兄子也藝文類聚朕兄字耳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  
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  
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

讀范此

世

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  
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  
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  
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  
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  
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  
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  
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出洪集劉孝  
標云蔡所論

與皇甫謐書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

士十六人但所引止此○案隋書經籍志  
志梁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 辛 曠

進實興聖治故風力佐黃案力上舊脫而涿鹿之征  
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  
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  
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  
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  
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  
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  
門啟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乂在官  
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  
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挹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  
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

續苑此

佳

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  
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所以懷  
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  
驚而翔撫奮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  
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  
知藉美也案知藉舊誤藉之今改希昔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  
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

晉 辛 曠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  
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  
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末因而西望  
延企

答辛曠書

晉 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義虛想之積  
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欵篤  
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挹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  
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  
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  
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  
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  
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續苑比

古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答趙景真書

晉嵇 藩

登山遠望觀崢嶸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  
遊眄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  
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  
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  
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伫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

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宏遠理舍道自  
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  
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  
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案景真與  
嵇書載文

選稽字茂齊景真趙  
至字也事詳李善注

月儀

晉索 靖

正月具書君白太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無恙  
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伫  
難將故及表問信李麋麋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  
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

續苑比

佐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闥  
使親者有邇契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及時  
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年看塗

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  
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

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  
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磬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  
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

投情庶能感應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秉卞壯之勇者匿武而精  
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之姿而懷  
迷時之志違明明之求蹈不識之閭機運稍移人生  
若寄願速龍躍耀於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  
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瑰精爽馳想登高  
長伫涕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啻  
離別歷載十餘年往天地之悠長  
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

素以熙萬福。此故舊君白。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疏。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於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賈。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企欽渴之懷。故遣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闇殊品。每亦希顏。至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散。君白。汝帖此條文多殊異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降。時變物移。感候增懷。心投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伫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君白往春執手。尅會來秋。迎望待面。慊然遲想。知以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反信。飛沈

壹殊何緣言嫵厚為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猛寒零降溫室重裘和  
氣表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別後始忽  
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百來況德  
音彌滿耽玩良翰悟怵素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  
答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來信  
之隆況旨沓密蚩以逸踰約以馳驚親愛分隔榮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懷烈明德宜時夢  
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父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啻壹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顧此乖限情經  
運候思興感物言存信涕以流墜足下類度同懷  
信使知問君白

與支遁書

晉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  
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案時為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  
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永和十一年中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晉王彪之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卻會與否昔建元  
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意荀令從之案  
車騎水也劉孔才是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  
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  
之喪雨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  
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  
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  
日蝕史官告譴曾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  
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已  
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

事冕服御坐門闔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  
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卻之  
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卻元會太平  
二十九引云晉起居注○案晉書禮志具載漢建  
安晉元興及永和三年而此書僅有數句故錄之

與釋道安書

習鑿齒

興靈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  
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  
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元  
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  
天之雲也宏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  
為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况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  
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  
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閩風而不  
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  
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  
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土而已唯肅祖  
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  
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元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  
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  
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  
鉢東遷忽驗於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日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  
躍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與羅君章書

晉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  
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紛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晉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可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

知更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與遠法師書

晉桓元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髮髯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從弟孝徵書

鈕滔母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  
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  
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於靈囿沃池矩  
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  
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  
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  
所而一作本其無失來難可施乎案隋書經籍志梁有

與妹劉氏書

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

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  
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  
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世  
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  
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  
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  
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  
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  
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耶可其詳之

與兄弟書

寡婦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



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僣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慚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婦秦舊衍字今婦字今，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出杜預

續古文苑卷第七

